

## 三把辛酸泪,滴滴肚里咽



漫画 张冰洁



### 第一把泪

老板已经消失了一年了,他手下的4名员工一分钱也没拿到,但他们却坚持干了一年:每天坚持打卡上下班,也不去相关部门举报,就等着老板“东山再起”的那一天。直到一名员工鼓起勇气,向律师咨询后才恍然大悟:再这么干下去,损失只会更大。“这几个员工实在‘傻’了点。”就连接手这起劳动争议的律师,也对他们这一年的“坚持”感到震惊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旌 通讯员 建媛

# 老板不见了,4名员工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 不拿钱,不举报,就等着老板回来的那一天 “最傻”员工的无奈

## 坚持“义务劳动”了一年

2011年夏天,张慧应聘进入建邺区一家信息咨询公司工作,她的工作是处理公司内的大小内务,每个月的工资两千多元。虽然连她在内,公司里就四五个人,但这份工作相对清闲,她对收入也比较满意,便决定留下来干。

她刚进公司不久,就发现老板经常不见人影。“那时也觉得挺正常,老板嘛,肯定到处跑的。”奇怪的是,从2012年年初开始,老板干脆就不来了。

当时,公司里还剩下4名员

工。他们联系到老板,对方表示:“你们先别急,我也在到处忙着开拓市场,一有钱立刻给你们发工资。”他们觉得,公司规模小,生意难做,很理解老板的难处。“老板还说困难只是一时的,他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”

张慧也对老板的话深信不疑,她也和其他同事一样照常上下班,每天还打卡考勤。之后,老板就彻底消失了。“电话没人接,我们不知道他人在哪。”他们从一个和老板相识的人那里打听到,老板确实在到处跑生意,只

是暂时没什么起色。

后来,张慧和同事还就工资的问题开过不少次会,大家的共识是:就这么等着,不举报。“要是老板哪天真的回来了,谁举报谁就倒霉了。”直到年底,张慧和同事仍按时上下班,只是每天都过着“养老”似的日子。“反正公司早就没单子做了,上班就是玩玩电脑、打打游戏,到点下班就行。”

不过,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拿工资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## 咨询律师后才“悬崖勒马”

总这么下去,说着急肯定是假的。上个月初,张慧偷偷来到建邺区法律援助中心咨询。

“你们整整一年都没拿工资,怎么会坚持在那里干下去?”面对律师的疑惑,张慧解释说,他们不敢去举报,就是怕把老板惹毛,到时可能一分钱也不要回来了。

律师说,老板都已不见了,还等他回来发工资,这种可能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。“你最好申

请劳动仲裁,这样还有希望讨回工资。”张慧接受了这一建议。

不过,就在各项手续的办理过程中,张慧依然坚持按时考勤。

后来,张慧侧面打听到,公司的账目上早就一分钱都没了,就连办公室用地的租金也欠了好几个月没交。这时,她才彻底醒悟过来:自己足足白干了一年,也傻兮兮地等了老板一年。

现在,她和几名同事都找了

新的工作,也在积极配合律师申请劳动仲裁。不过,截至目前,依然没有老板的消息。

“我们建议,打工者的工资被欠发后,不要害怕得罪老板,最好第二个月就去相关部门投诉,这样胜算会大很多。”据接手此案的律师介绍,如果张慧等人一开始就找到仲裁委,追回工资的难度要比现在小很多。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### 第二把泪

如果可以选,吴苗苗怎么也不会带堂妹到自己工作的地方。她是南京新街口某商场的促销员,今年元旦期间,老家的堂妹找她玩,结果被老板的儿子看上,但堂妹却不愿跟他交往。老板把火气都撒在吴苗苗身上。眼看合同快到期了,老板给苗苗出具了一份辞退通知书,她心里不是滋味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马薇薇 通讯员 宋宇

## 堂妹拒绝老板儿子求爱,堂姐被炒 唉,我这个堂妹太像刘亦菲

吴苗苗来自苏北农村,长得眉清目秀,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三岁孩子的妈妈。吴苗苗的老板姓杨,在南京代理了一些国际品牌的化妆品,在各大商场都设有专柜,为培养儿子接班,杨老板将儿子张凯编在吴苗苗的销售组。

今年元旦促销,吴苗苗在老家的堂妹吴小小闲着没事,就跑到南京来玩,节日期间看姐姐忙不过来,吴小小索性也当起了临时促销员。吴小小是个“90后”,跟姐姐一样也是美丽大方、楚楚动人,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影星刘亦菲,追她的男生不少,可是这位小美女一个也看不上。

吴小小的美貌也迷倒了老板的儿子张凯,元旦三天,两人都待在一块儿,他迷恋吴小小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。不过对方倒是没什么感觉,三天过去了,她也即将回老家。在临走时,张凯终于鼓起勇气吐露心声,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,吴小小婉拒了他的表白。这下子可悲

催了,张凯茶饭不思,整天迷迷糊糊的,把杨老板给急坏了。

杨老板通过吴苗苗传话,只要吴小小愿意跟儿子“交朋友”,以后所有的票子、房子、车子、位子都可能全部让她。

不过钱也不是万能的,吴小小只是一笑而过,根本没有来南京的意向。吴小小不领情,杨老板有些恼羞成怒,认为这件事都是吴苗苗的错,当初就不该带吴小小来,甚至还怀疑她故意指使妹妹勾引自己儿子。这让吴苗苗百口难辩,只能尽量躲着老板。

最近,吴苗苗收到了一份辞退通知书,理由是劳动合同到期,今年不准备再继续聘用她。

吴苗苗的心里有一百个不服气。昨天,她跑到白下区新街口调解委员会求助。最终,杨老板愿意按照法律给予经济补偿,撤销解聘决定,改由吴苗苗主动离职,面对这个结果,吴苗苗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### 第三把泪

2012年12月30日深夜,亮亮再次溜到了南京江宁某小区一居民楼下,抬头看二楼还没装防盗窗,就爬了进去。不过这次他什么都没得到,出来时还被民警抓了。民警昨日回访被盗住户得知,因为没装防盗窗,这户人家一年内被盗了三次。而亮亮的交待显示,这三次都是他干的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 通讯员 江公宣

## 执意不肯装防盗窗 同一小偷来3次,他“投降”了

户主黄先生并没有将防盗放在心上,他家住二楼,虽然朋友多次劝他安个防盗窗,但他总是不以为意,觉得小偷不会来,即使来,进了阳台就是自己卧室,还怕听不到吗?

就在黄先生自信满满的时候,从安徽来宁打工的亮亮丢了工作,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仗着自己1.83米的大个子,他开始了攀爬入室盗窃。

2012年6月14日凌晨,亮亮发现黄先生家没装防盗窗,于是就爬上了他家阳台。没想到,因为天气太热,黄先生连阳台门都没有关,亮亮顺利进入了房间,并盗走了一部手机。拿手机换了点路费后,他又辗转到了浙江打工了。

而黄先生遭遇盗窃后,依然不肯听大家的劝告,还是不肯装防盗窗。他说,小偷都偷过一次了,不会再来,依然我行我素地开着阳台门睡觉。

亮亮去浙江没多长时间就回来了。2012年8月30日凌晨1点左右,身无分文的他再次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黄先生家楼下,一切如故。这回亮亮胆子更大了,就在黄先生睡觉的卧室盗窃,得手现金3900元。

黄先生醒来发现家中被盗,也是懊悔不已,不过他依然没有装防盗窗,只是随着天气转凉将阳台门关上了,可他又没有锁住,于是便有了亮亮的第三次入室。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## 别小瞧了,11岁的他可是“首席”



朱从龙已经过了二胡十级 校方供图

舞台上,一身白衣的朱从龙端坐着,闭上双眼,拉起二胡,欢快的乐曲《葡萄熟了》流淌在南昌路小学的演奏厅里……11岁的朱从龙,是该校“新生”,他是四年级时才从外校转来,现在是五(1)班的学生,并且当上了民乐团的“首席”。昨天,他成为学校艺术教育年度人物,并且在新年音乐会上表演。

朱从龙五岁时,喜欢民乐的妈妈从女士,琢磨着给儿子学一样乐器,最后选择了二胡。很快,朱从龙入了迷,而且还学会了识谱。后来,妈妈找到了南昌路小学,这里有南京市小学

生民乐团,妈妈就帮他在这里报了名。而朱从龙上学的地方是自己家附近的另一所小学,对南昌路小学的很多小乐手来说,朱从龙是他们的“编外同学”。

三年级升四年级时,朱从龙转到了南昌路小学,成了这里的正式成员。“在原来的学校里,没有这样的民乐练习氛围,也没有演出的机会。”转学之后,朱从龙过了二胡十级。2012年9月,刚升上五年级的朱从龙,就成了民乐团的“首席”。“最优秀的学生才可以成为首席。”民乐团负责人汪云说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黄艳

## 老师改行检察官,还是爱“上课”



张凌武是高淳县人民检察院驻高淳监狱检察室主任,在这儿,他可是个红人,3000多名服刑人员几乎都认识他。他不仅会给他们集体授予法律知识,还会时不时地上“小课”,排解他们的困惑。

1994年,张凌武放弃了教师的工作,随后开始进入检察院工作,“可能是当过老师的原因吧,动不动就给人上课。”

去年,小陈因非法持有毒品

罪被收监,但他原本打算通过吞食异物的方法,逃避刑罚。“两根将近40厘米长的金属丝留在腹部,真是吓人。”狱警们多次劝说,对方就是不肯配合。张凌武出马后,找来小陈的家人,让家人对其进行说服教育。果然,动用了亲属力量后,小陈表示自己愿主动接受手术。此后,小陈也就成为张凌武的主要谈心对象。几乎每天,只要张凌武手上的工作能闲一点,都会去监狱里“溜达”几圈,了解服刑人员的思想活动。

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,高淳监狱10多年来都没出过安全事故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旌 实习生 许哲